

最富实力 最具影响 最有人气

当代中国实力派女作家书系

梁鸿鹰
主编



阿袁
著

灯下绣花，这差不多是我写每部作品时的态度

梨园记

——梁鸿鹰

梨园记

汤梨的革命

小颜的婚事

鱼肠剑

苍蝇之二

郑袖的梨园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当代中国实力派女作家书系

阿袁著

梨园记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梨园记 / 阿袁著. --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4.1

(女作家书系 / 梁鸿鹰主编)

ISBN 978-7-5171-0350-9

I. ①梨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310125号

责任编辑: 肖 彭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

邮 编: 100101

电 话: 64966714 (发行部) 51147960 (邮 购)

64924853 (总编室) 68581997 (编辑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7.5印张

字 数 178千字

定 价 22.00元 ISBN 978-7-5171-0350-9



女歌者或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

——为《当代中国实力派女作家》书系而作

梁鸿鹰

写下这个谈论小说的题目，心里有些打鼓，首先是“女歌者”，然后又是“世界”云云，难道男作家不是“歌者”？难道男作家不面对“世界”？但我也想问，面对每天都在被制造的喧闹、浮躁与庞杂，哪些说法对哪些人会真正具有合理性呢？还有——什么合理，什么不合理，难道会是有一定之规的吗？而且，文学或者小说如果都在一定之规里面，那还能称之为文学或小说吗？其实，文学经常面对的恰恰是一些不确定、不肯定的经验，作家提供细节、动机、苗头，一步步地构建着自足的审美世界，往往是在含混中与读者共同探寻意义、发现价值、暗示前景的。魏微、乔叶、金仁顺、戴来、叶弥、滕肖澜、付秀莹、阿袁，八位作家是当前女作家行列中的佼佼者，创作活跃、备受瞩目，中短篇小说向来人缘极好，她们善于用自己极富感性与智性的笔触，描摹出现代社会中男男女女躁动不安的心态，勾勒出这些人在迅速变化着的世界里的奔忙、辛劳，让读者一窥世间那些万番流转、林林总总、千折百回的真面目。作家们还特别善于透过主人公光鲜的外表，把他们的情感焦虑、内心挣扎、行为异动揭发出来，

提醒人们提防、拒斥生活中那些磨损人心的负能量，安顿好自己的心灵，亲手全力以赴地迎接更加多彩美好的未来。

因为，这未来正是从当今延展而来的，由这世上万端细枝末节的真面目造就，大多情况下隐在了平常人的日子里，只不过我们没有长上一双灵异的慧眼——像眼前这八位无比敏感而聪慧的女作家或女歌者们那样，能够细致入微地、一层层地把真相亮出来。在魏微看来，日子表面上看一家与一家大同小异，内里却是没法比的，家底儿、德行、运气统统都要裹进来搅局，然而“更多的人家是没有背景的，他们平白地、单薄地生活在那儿，从来就在那儿。对于从前，他们没有记忆，也不愿意记忆。从时间的过道里一步步地走出来，过道的两旁都是些斑驳脱落的墙壁，墙角有一双破鞋，一辆自行车，过冬用的大白菜；从这阴冷的、长而窄的隧道里走出来的人，一般是不愿意回头看的。”（《薛家巷》），这薛家巷已然成为一个世道人心的凄冷演兵场，你在上面不管有多凛然，不管如何深文周纳，也迟早要露出大大小小的破绽来，烟火气就是这样产生的。

有烟火气处必有精彩或倒霉的人生，无非是饮食男女、蜚短流长、聚散无定。比方说在职场，在商场，一边是金融、实业、期货、投资，一边是男男女女、你来我往，听他们口头上说是渴望平静的，是要心如止水，但一落实到行动上就偏偏是不肯安分的了。他们不知是被欲望还是被生活之流推着、牵引着，一步步走向自己未曾预料到的结局。滕肖澜在《倾国倾城》里写的那个叫庞鹰的女孩子，不知不觉地“与人家苏园园”的老公佟承志搭上了。有天晚上，她“脑子里乱糟糟的，像缠成一团的毛线，怎么也找不到头。一会儿，好不容易理齐了，倏忽一下，变戏法似

的，又整个的没了，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。更叫人彷徨了。”而且，她到底还是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，生活中的那些吊诡的东西，犹如她的“老前辈”崔海的告诫——“每个字都是双刃刀，两边都擦得雪亮，碰一碰便要受伤。不是这边受伤，便是那边受伤。血会顺着刀刃流下来，一滴一滴，还没觉出痛来，已是奄奄一息了。”可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她决绝地体验着、领悟着，不肯抽身而去。这便是一种新的人生样态吧。

当然这种样态在金仁顺的笔下更多的是情爱，是男男女女之间的瓜葛或者纠葛，她有篇作品写了一般人都不怎么敢涉笔的医生，写在医生之间发生过的情爱关系的逆转。其中有两个人这样议论男人和女人，“他们这些做医生的男人，从来不会觉得女人是玫瑰，女人对他们而言是具体的、真实的，里里外外都清晰无比。只有黎亚非老公那种职业的男人，才会觉得女人是玫瑰，是诗，结果呢，我们这些当医生的，能救女人的命却不一定能得到她们的心，或者说爱，而黎亚非老公这类男人，却能要了女人的命。”（《彼此》）你不得不佩服作家看得深。作品中的男人与女人，始终是在寻找着彼此。他们得到了彼此却又忙着远离彼此，最终实实在在地失去了彼此。这便是生活的变数造成的，更是心灵的变数所致。

不过，生活的变数或者世界的变数，无论城乡，恐怕都会有相似、有相异的吧。但乡村给人的感觉到底是不一样的，在付秀莹笔下，乡村散发的气息不单有十足的底气与野性，在细腻具体方面往往超过我们的认知。因为，即使世界再变化，我想总有一些东西是要影响人的舌尖、心头或者眼底的啊。比方乡下的时间感，乡下的色彩与声响——“夏天过去了。秋天来了。秋天的乡

村，到处都流荡着一股醉人的气息。庄稼成熟了，一片，又一片，红的是高粱，黄的是玉米、谷子，白的是棉花。这些缤纷的色彩，在大平原上尽情地铺展，一直铺到遥远的天边。还有花生、红薯，它们藏在泥土深处，蓄了一季的心思，早已经膨胀了身子，有些等不及了。”（《爱情到处流传》）就在这样如诗如画的背景下，在人们的意识之外，那些有关爱情的故事慢慢地、永久地流传着，不管我们是否记得、写得下来，一切似乎都难以阻挡。

不过，世上的一切终究又都是可以细究与质疑的——只要关乎人的心灵，关乎人的情感，文学生长的空间就是这样构建、生长起来的，用以丰富人们的感受与感官。我们的眼睛、我们的视觉，可能是最可宝贵的东西之一，可能也仅次于生命了，但现代都市里的我们给它什么样的机会呢？我们应该给它什么样的机会呢？戴来有篇小说叫《我看到了什么》，很让人有所触动。是啊，人虽说贵为宇宙之灵长，似乎一切都可以在人的掌控之中了，但是，似乎一切又都从人的眼前溜走了。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死心塌地做俗世的“甲乙丙丁”，如果我们按照生活规定的步子“一、二、一”地走下去，每个人大概都不会为自己的内心收获更多的。幸好，那些天才而敏感的歌者们，用自己的文字，不倦地为我们留存了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踪迹，不是这样吗？

为追溯、探访这些踪迹，还是让大家再次回到自然、回到乡间吧。自然无疑是我们心中最辽远、最开阔的存在了，这里生长与发育的一切都没有受到惯常的约束，任何踪迹都是天然伸展的。不过，我还是惊叹于叶弥的感官对大自然、乡间所有美好的精准捕捉，而且，她生发于内心的情愫是那样的纯粹——“农历

九月中旬，稻田收了，黄豆收了。每当看见空空的稻田和豆田，我的心中会涌起无比的感动，人类的努力，在这时候呈现出和谐、本分的美。种植和收割的过程，与太阳、月亮、风息息相关，细腻而美妙，充满着真正的时尚元素。”（《拈花桥》）当然，她向来毫不吝嗇自己对生长于自然之中的鱼虫花草、猫狗鸡犬的赞美，她在《香炉山》里写“我”在乡间的道路边上掩埋蝴蝶翅膀，在《桃花渡》里写在蓝湖边葬掉一岁大的猫咪“小玫瑰”。她写着这一切，是为了哀悼什么吗？“城市的光和影极尽奢华，到处是人类文明的痕迹。我出生在城市，在城里整整生活了二十八年，从来不知道城市到底意味着什么。就在今晚，我突然明白，城市里的文明和奢华，原来是为了消除人心的孤独。”在这个世界上，人原来是如此的孤独啊。在这里，我想起110年前德国诗人里尔克吟诵过的：“说不定，我穿过沉重的大山/走进坚硬的矿脉，像矿苗一样孤独/我走得如此之深，深得看不见末端/看不见远方：一切近在眼前/一切近物都是石头”（《关于贫穷与死亡》），叶弥发现的孤独居然需要城市的喧嚣给予支撑，与里尔克的想法如此相通。

其实最需要支撑的当然还是人的内心，乔叶的《妊娠纹》写了想偷一次情的女人的矛盾心理，她事到临头，性的冲动生生被自己的妊娠纹给制止了，这便是心里没有底、没有支撑吧。再比如惯于写高校众生相的阿袁，同样发现了现代人心里发虚与飘忽的状态，她在《汤梨的革命》里以“围城”式的笔调写道：“三十六岁对女人而言，按说是从良的年龄，是想被招安的年龄。莫说本来就是良家妇女，即便是青楼里的那些花花草草，到这年龄，也要收心了，将从前的荒唐岁月一古脑儿地藏到套子里去，

金盆洗手之后，开始过正经的日子。这是女人的世故，也是女人的无奈。所以陈青说，女人到这个时候，黄花菜都凉了。陈青三十九，是哲学系最年轻的女教授，也是哲学系资格最老的离婚单身女人。这使她的性格呈现出绝对的矛盾性，也使她的道德呈现出绝对的矛盾性。”因发虚所以就矛盾、就纠结，这同样是这个现实世界投射给人们心理的种种不正常情状之一，女作家们记录下来这一切，是惋叹，更是歌吟。

是为序。

2013年12月8日北京德外

(作者为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、著名文学评论家)



目 录

女歌者或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

——为《当代中国实力派女作家》书系而作 …… 梁鸿鹰 1

梨园记 /1

汤梨的革命 /27

小颜的婚事 /74

鱼肠剑 /93

苍蝇之二 /169

郑袖的梨园 /198

梨园记

他 们

他们一行人，都是师大的老师，暑期要去英国学英语。八个男的，四个女的，正好是二比一的关系。这种比例，女人是喜欢的，因为是较理想的比例，一个女人，两个男人，殷实，有余，碗里有，锅里还有；身上着一件，箱子里还压一件，日子是丰裕的。虽然这丰裕只是小门小户的丰裕，没有大户人家的铺张，可这也正使女人处在恰到好处状态——跋扈和奢华的恶习还没养成，因为还没多到那个程度，多到让女人忘乎所以，多到让女人兴风作浪；但捉襟见肘的寒酸亦没有了，吃了上顿愁下顿的仓惶亦没有了，女人眉眼间满是风调雨顺，有欢喜，却是那种收敛的暗喜，有得意，却也是那种谨慎的得意，一切都在尺度之内。尺度中的女人，像装在匣子里的宝石，光芒都在暗中，是隐约和幽闭的，有一种让男人心疼的风情，那风情也是现世安稳的风情，

是太平气象。而男人呢，则不同，他们尚在乱世，都是在乱世中苟安的吴越，即便暂时得了江山，可因为还有正卧薪尝胆的覬觐者，因而也只能寐不卸甲，枕戈待旦。可这也正使男人处在恰到好处的状态——战斗中的男人和准备战斗中的男人如张开的弓，如掠江而过的凌厉的风，有一种惊心动魄让人无法言说的美。本来，男人和女人就审美意义上来说，终归是不同的，女人一松懈，就如紧闭的花朵开放，尽管之后是萎谢，可就在那一刻间，还是美艳的，可男人呢，一松懈，就如蝶化蛾蛹，成了一条软不拉唧的白花花的虫子，让人生厌，让人恶心。自然也有颓废的，不紧张，亦不珍惜，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；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莫等明日对空樽。就算枝上的花朵不多，就算杯中的清酒不多，又如何呢？还是要放纵，要挥霍，这姿态又是魏晋名士的姿态，和战国路线不同。表面看起来丢盔弃甲、漫不经意，其实呢，还是紧张的，只是这紧张是过度的紧张，紧张到了头，反倒不管不顾了，表现出来的，却是一种末世中的洒脱和不羁，这依然表现出了男人的好。所以，男人和女人，处在这个比例上，几乎是符合黄金分割律的。

但这只是粗略的划分。对他们这群人而言，这样的划分未免太马虎了，太小儿科了。他们是高级知识分子，其中有硕士，有博士，自然凡事都要持科学的严谨的态度。怎么能把如此复杂的形势简单化和浅薄化呢？即便是一向对数学伤脑筋的陈小米老师，也觉得这种划分太不精确了。男女的界定，与其说是生理层面的事，不如说是精神层面的事。比如那个领队王大元，陈小米就不把他当个男人。并非是王大元没有男人气质，而纯粹是因为他是人事处的处长。陈小米是搞文学的，因而对人的认识多少会有些文艺腔。认为衙门里的男男女女，都是些弃绝了七情六欲的家伙，眼里只有乌纱帽，再认不得其它。所以，陈小米对他们向来是另眼相看的。这样一来，对陈小米而言，男人的数字就发生

了变化，由八个变成了七个，比例因而也有了小小的调整，不是二比一，而是约一点八比一；而对体育系的胡非来说，情况就更加地严峻了。四个女人，先要除掉一个姜如，——不除掉她绝对是不行的，因为她有违胡非老师的审美原则，对胡非老师来说，女人犹如菜，色香味统统都是要讲究的，可这个女人虽然长相可以，却有口臭。她一开口说话，胡非简直以为自己就置身于校门口那些小饭馆的厨房，满鼻子满口都是酸腐的气味。胡非怀疑她的消化系统一定出了问题，因为看她的牙齿，倒是雪白的，还不至于有个人卫生问题。胡非进而想到了人事处的姚科长，那个整日用鼻子说话的家伙是姜如的丈夫，胡非很好奇，不知那家伙是如何和姜如过夫妻生活的。或许那家伙练了气功，一做那事，就上半身闭关。不然，怎么受得了？想到傲慢的姚科长有一半的时间都生活在小饭馆的厨房里，胡非就忍不住要笑出声来，对衙门里的姚科长的恨也随之烟消云散。谁叫胡非老师是个有同情心的男人呢？姜如之外，胡非第二要除掉的是吕青红，这个艺术系的女人看来出国不是为了学英语，也不是为了开眼界，而纯粹是去宣扬中国风的。她全身的衣着都按张艺谋的电影来淘弄的，上身红花衬衣，江南布衣的那种，短到露肚脐，下身是又肥又重的棉布裤子，低裆的，感觉她就没有大腿，屁股是和小腿连着的。她又没有章子怡的华年，又没有章子怡的窈窕，这样的衣服，如何穿得来呢？她却不管，偏要做出那一步三摇弱柳扶风的娇滴滴样子。但这些还姑且不论，因为在胡非老师的认识里，这些都还是形式的东西，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改变的。关键是吕青红的内容也有问题，那就是她的脸不仅被涂抹得姹紫嫣红，而且还又扁又平，而且那又扁又平的脸上的痣还过多。对这些痣，吕青红自己是不嫌弃的，且对每一粒痣，她都有说道。眉里痣，是富贵痣，叫草里藏珠；眼下痣，是美人痣，叫倾国倾城。胡非在一旁听了，不禁莞尔，什么富贵痣，什么美人痣，在胡非看来，不过是

张芝麻饼。还草里藏珠？还倾国倾城？笑话。所以，姜如也罢，吕青红也罢，都被胡非从女人的花名册上划了去，结果，女人只剩下两个了。这样，男女的比例自然也要调整，不再是二比一，而是四比一。僧多粥少的情况在胡非这里似乎愈加地严重了。

吕青红和陈小米

他们都住在一套公寓里。公寓是那种不规则的三层小洋楼，前面是院子，种了草，种了花，种了树，花他们不认得，是异国花，粉紫色，细细碎碎的，很好看，树是苹果树，这个好认，因为上面结满了青青的苹果，但克莱尔说那苹果是用来做果酱的苹果，不能吃。克莱尔是把他们从机场接回来的英国女人。开始他们以为她就是他们的英语老师，很是恭敬，后来才知道，她只是个课间煮咖啡的。公寓的后面也是院子，却没有花，没有树，木栅栏里面只是草地，草地上有几张长木椅，有一个烧烤架。长椅和烧烤架有些刺激了他们，让他们莫名地有些冲动，有些兴奋，对未来两个月的生活也有了比较浪漫的想象。四个女人都住在三楼，一人一个房间，但有意思的是，房间是不一样的，有大一些的，有小一些的，有长方形的，有梯形的；房间里的家具也不一样，有的有书架，有衣橱，有的就没有。吕青红的房间竟然是个三角形，房间里除了一张床，一张三角形的书桌，什么也没有。这怎么可以呢？没有书架也就罢了，可没有挂衣橱可就要了吕青红的命了，别人的箱子里装的多是方便面，吕青红那个大拉杆箱里装的可全是漂亮的衣裙。愤怒的吕青红去找王大元，可王大元有什么办法呢？房间是英方按名单事先就安排好了的，他插不上手。但他是领队，有义务帮老师们排忧解难，只好带吕青红去找克莱尔。两人的英语都不是很好，结结巴巴地比划了半天，克

莱尔才明白怎么回事——原来这个中国女人担心她的衣服没地方放。克莱尔笑了，转身就往吕青红的房间走，一弯腰，从床下拉出了一堆塑料，又变戏法般地把它们变成了个简易挂衣架。王大元再无话可说，只能谢了克莱尔。但吕青红仍然不依不饶，咕哝道，王处长，凭什么呀，凭什么呀，都是一样的老师，我没有挂衣橱，也没有穿衣镜，连衣架也比别人少几个呢。王大元被缠得没办法，只好去动员其他几个女老师发扬风格和吕青红换房间。王大元说，出门在外，不容易，大家要互相关照。吕老师的衣服多，没有衣橱，确实是不方便哪。这是什么屁话呢，陈小米在心里冷笑了，想，这个女人，什么甜头给王大元，他要这样偏向她？都是女人，她不方便，别人难道就方便了？陈小米一路上都有些看不惯吕青红的，觉得这个女人又喜欢在女人面前卖弄，又喜欢在男人面前做作。所以，她根本不接王大元的茬，只扭了脸，去看窗外英国灰蒙蒙的天空。姜如呢，也不接这个茬，可她的态度却温和多了，一直笑咪咪的，坐在那儿低头修自己的指甲。她才不在心里骂王大元呢，骂他干什么呀？人家有人家的难处，在其位，就要司其职。既然有人不满了，他作为领队，自然就要例行公事做做工作。问不问是他的事，肯不肯是你们的事。这其中的奥妙，姜如清楚得很。机关的事还不都是这样？别人看来是多此一举的事情，是徒劳的，甚至是愚蠢的，可对当事人而言，自有它背后的意义所在。只是这些意义，如陈小米之流的老师，看不懂而已。一想到这儿，姜如的感觉就有些优越了，脸上笑容的密度因而也更高了。另外一个女老师呢，是经济系的吴梅，她一开口，让陈小米的脸一下子扭了回来。吴梅嘻笑着对王大元说，王处长，你和吕老师换呗。你是男的，要什么衣橱嘛。说完这话，吴梅还对陈小米眨了眨眼睛。陈小米陡然来了精神，想，这个女人真是妙，竟然将了王大元一军，这下子看你王大元怎么办？可王大元这只搞行政的狐狸，似乎不怕这个。嘿嘿了几



声之后，说，我倒是想搬到三楼来，做个卖油郎独占花魁，只是怕其他男老师不答应。冲冠一怒为红颜哪，弄不好，我会血溅英伦的。吴梅扑哧笑了，说，那好呀，省得我们的校长大人为了师大的知名度而煞费苦心。你这一牺牲，我们学校一夜成名了，也不枉学校花费这么多银子派我们到这儿来。几个人一起大笑了起来，就连吕青红，这时也似乎忘了换房间的事，捂着肚子在一边咯咯地笑。陈小米本来也要笑的，可她一转念，不笑了。笑什么笑，这帮笨女人，全没心肝。瞧人家那顺驴下坡的本事，简直如行云流水，绝了。不仅下了坡，而且还顺便吃了她们的一顿豆腐，真是便宜他了。这么一想，陈小米这个不怎么相干的旁人倒恼了起来，当下放了脸，招呼不打一句就回了自己的房间。

陈小米这次的任性带来了两个后果：一是使吕青红的换房无疾而终，再一个呢，就是让吕青红从此恨上了她。

像吕青红这样搞艺术的女人，比别人原是要张扬些的。别人恨上了，藏在心里，酿酒一样，酒在坛中，面上是密封的。急什么呢？时间愈长，酒愈绵密，也愈有滋味。但吕青红一旦恨上了另一个女人，便着急。莫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就是十天，十个时辰，吕青红也等不了。恨不得立时立刻就向全世界表明自己的恨意。晚上大家坐在院子里的草地上聊天——他们初到英国，兴奋得很，哪睡得着？况且，英国七月的夜，简直人间天堂一样，又清凉又安静，空气中有无名的花香，有苹果的清香，不远处的几株苹果树下还有一对金发情人在私语，几只野鸭在交颈而眠，这样的美好让陈小米升起一种温柔的忧伤——怎能不忧伤呢？她到这儿来，就如刘姥姥进大观园，锦绣是别人的锦绣，繁华是别人的繁华，和她是无关的，她只是这里两个月的过客。陈小米是个容易感伤的女人，并且会因感伤而变得十分软弱。吕青红就是这时候出手的她从随身的蜡染包里拿出了一包牛肉丁，先让胡非，再让吴梅，之后本来应该是陈小米的，因为陈小米就坐在吴

梅的边上，可吕青红却绕过了她，递给了陈小米后面的何必，再是王大元，再是机械系的马理智，一个接一个的，这些人全吃到了吕青红的牛肉丁，除了陈小米。吕青红这一招，完全是妇人式的一招，是女人们从小就应用得滚瓜烂熟得心应手的伎俩，女孩常用它来笼络亲信，打击异己的——女孩给你一颗糖，未必就是和你修好，但女孩若没给你，却给了别人，那她的意思就是明明白白的，你和她之间有恩怨了。但这只是小女孩的把戏，女人们其实几乎不用了的，要用也是在异性之间用，但那含义就更复杂了。女人和别的男人说话，单不理你；女人在别的男人面前笑成朵花样，单在你面前正经，那说明什么呢？有可能这个女人讨厌你，也有可能正好是相反的意思，她暗暗地喜欢上了你。女人这时候的招数，就有些像京剧里的水袖，有虚，有实，有真，有假，男人多被这样的障眼法所迷。但女人之间呢，倒干脆多了，繁文缛节省了，枝枝叶叶省了，因为没必要，大家都是明眼人，还弄那些虚招干什么？白费力气。所以上来就是高手对高手，就是华山论剑，不比剑式，只比剑势，不比剑招，只比剑道。有势则兴，无势则衰，有道则生，无道则亡。所以吕青红这看上去极其幼稚极其拙劣的一招，却是繁华去尽，却是返朴归真，反杀陈小米于无形。陈小米一时十分狼狈，进不得，退不得，喜不得，怒不得，只能眼睁睁束手就擒。陈小米的英国七月美好的初夜，就这样被吕青红的牛肉干杀得片甲不留、落花流水。

吕青红和胡非

谁都看得出来吕青红对胡非有些意思的。比如走路，她总要设法和胡非走一起，上课呢，她又爱为胡非占座位。本来占了就占了，像姜如一样，也常替王大元占座，可人家不爱声张，只是